

“能够为国际主义援助贡献力量，我感到光荣！”1973年，李贺君才35岁，远赴塞拉利昂的他曾经在日记本写下这一句话。如今45年过去，虽然握笔的手不再那么铿锵有力，已是80岁高龄的李贺君老教授却坦言仍能感受那份荣光。

1973年3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向非洲派出援外医疗队，亦是湖南省首次。骨科的李贺君老教授便是首批医疗队队员之一。

45年来，湘雅二医院已经向非洲派出18批队员共计40人。他们是怎样在非洲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他们又如何度过思乡时光？



▲1973年8月27日，塞拉利昂总统亲自主持为医疗队修建宿舍，并合影。

◀1973年3月，湘雅二医院首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成员合影。  
资料图片

## 数据

诊疗患者  
超20万人次

医疗无国界。1973年，湖南省向塞拉利昂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1985年又增加了向津巴布韦派遣医疗队的任务。45年来，我省先后向两个国家派出援外医疗队队员36批438人次（不包括短期专家组），其中塞拉利昂20批282人，津巴布韦16批156人。诊疗患者超过20万人次，完成各类手术万余台，培训当地医务工作者8000余人次。

同时，湖南省已接收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在内来湘培训的非洲医务人员1500多名。

2016年—2018年，我省共在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组织实施了对口医院、妇幼工程、光明行等8个援外项目，参与的医院包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等省内7家大型公立医院，合计派出16批83人次赴受援国开展援助任务。共向受援国捐赠1303万元设备。今年还将继续派出医疗专家赴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实施相关项目。

塞拉利昂、津巴布韦人民把我省援外医疗队队员誉为“来自东方的白求恩”“最受欢迎的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昊 沙丽娜  
实习生 刘孝敬

# 珍贵照片，见证医者仁心大爱

## 湖南首批援非医疗队纪事：为疾病肆虐的城市带来希望

为疾病肆虐的城市带来希望

李贺君告诉记者，当初被派遣外出援非的消息来得很突然，他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家里母亲正身患重症，两个孩子只有三四岁，妻子又在部队。去北京临行前，他抱着年幼孩子来到母亲的病榻前：“妈妈，党和人民给了我重托，对不起您了！”“儿啊，去吧。妈妈没事，妈妈在家等着你平安回来！”母亲的理解和叮嘱，让这个汉子泪眼婆娑，顿时安心不少。路上花了7天时间。李贺君回忆，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后，医疗队驻扎在罗蒂芬克医院。

“终年蚊虫滋生，疟疾肆虐。”即使是首都，这里也几乎没有环卫工人，到处可见被苍蝇包围的垃圾堆。当地百姓习惯吃手抓饭和生冷食物，更易滋生疾病。同时，这样的环境也威胁着医疗队

员们的健康，每天接诊各种病人，使医护人员成了高风险人群。

疾病肆虐的同时，这里的医疗人才和器械都非常缺乏，整个国家医护人员才几十个。医疗队员们迅速将我国援助的医疗设备安装好。各种“救命神器”给很多病人带来希望，也送去健康，队员们在弗里敦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接诊的病人无数，甚至还有不少邻国的病人前去求医。

“当地百姓在疾病治愈后，总会把家里的农产品送给医疗队员们。”李贺君和队友们从未收受过病人一丁点馈赠。他说，“不收礼是中国医疗队的原则。”

几十年来，友谊温暖长存

“当时没电话、电报，也没有电脑可以发送E-mail，与国内的人只能书信联系，还必须通过

中国驻塞使馆的信使队。”无数个夜晚凝视着苍穹弯月，如今回首当年，李贺君仍难忘记异国他乡的思亲之苦。

医疗队在塞拉利昂工作期间，时任塞国总统史蒂文斯曾两次到罗蒂芬克医院视察并看望来自中国的援非医疗队员们。第一次是在1973年8月27日，总统亲自主持为医疗队修建宿舍；第二次是在1974年12月参加罗蒂芬克医院附属工程竣工典礼。史蒂文斯高度赞扬塞中两国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和真诚合作，赞扬塞中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日益增进的友谊。

1975年8月，李贺君所在的中国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国。至今，他仍对那段在塞拉利昂的时光念念不忘。

李贺君一直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相册，里面有一张首批援塞医疗队队员的合影。照片中，大家都

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扣子扣到了最顶上的一粒，显得很年轻。令人遗憾的是，照片中麻醉科的肖律丞教授目前已经离世，眼科教授徐立已经离世，唯一的女性秦爱中护士长也已离世，心内科的施作榕教授，去了美国居住，如今也很难见到。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塞拉利昂的朋友也一直没有忘记中国医疗队——2006年11月，时任塞拉利昂总统卡巴约来我国访问，特地来到了湖南，专程参观了湘雅二医院。2005年以来，33名非洲留学生来湘雅二医院进修学习，他们将中国技术和中国经验带回非洲，作为中非友谊的纽带和见证。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仍在继续，情谊也温暖长存。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昊  
沙丽娜 实习生 刘孝敬

# 非洲有个名叫“HONG”的男孩

“HONG”在英文中没有词义，但在津巴布韦却有一个叫“HONG”的婴儿，这是因为是一个叫ZHENG HONG（郑洪）的中国医师救了他。

2006年，湘雅二医院麻醉医生郑洪作为医院的第十批援非医疗队队员，前往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他在津巴布韦规模最大的两所公立医院——帕雷亚特瓦医院和哈拉雷中央医院工作。在这两个医院里，郑洪施行临床麻醉1000多例，其中艾滋病病人超过500例，管理ICU病人300多人次，抢救急危重病人几十人次，其中成功实施心肺复苏8人次，从未出现过差错事故，受到了当地医疗工作者的尊敬和好评。

两天5例截肢手术

在哈拉雷上班的头两天，郑

洪做了5例截肢手术的麻醉，这种情形让他非常震惊，因为在国内工作10年他也没做过这么多截肢手术。“在国内，截肢手术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医生会想尽办法避免截肢。”郑洪分析说，由于当时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不好，很多病人都是等到病情严重了才就医（如糖尿病合并肢体坏死）；还有一种原因是艾滋病病人多，这类病人感染严重很难控制；此外，医院药材、医疗器械短缺，一旦病人肢体血管断了就无法修复。

这样的现状，医疗队员都很心痛，大家只能加倍努力工作，接诊救治病人的同时，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医护人员，期望能为更多的患者治疗。

在津巴布韦期间，郑洪所在的医疗队还担任着驻津巴布韦中国使团的医疗保健工作，为大使馆的官员们主讲了医疗常识和津

巴布韦常见病的防治，也多次为在津巴布韦的华人出诊。

救下的男孩取名为“HONG”

2007年6月11日下班后，郑洪换好了衣服正准备回驻地，突然医院来了一名急需施行剖宫产的孕妇。

作为麻醉医生的郑洪迅速换上工作服，返回手术室，和产科医师一起准备迎接新生命。医护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剖宫产，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但这个新生儿状况非常差，郑洪又对他成功实施了复苏，一个小时后母子终于平安了。

产科医师和婴儿的父母都知道，如果不是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医生，孩子很可能就没救了。为了感谢郑洪，他们提出以郑洪的名字给婴儿命名，郑洪欣然



▲郑洪医生在津巴布韦留影。  
(受访者供图)

同意了。“我希望这个叫‘HONG’的孩子，可以一生健康幸福。”郑洪每次想起在哈拉雷的时光，就会想起这个男孩，为他送去心中的祝福。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昊 沙丽娜  
实习生 刘孝敬